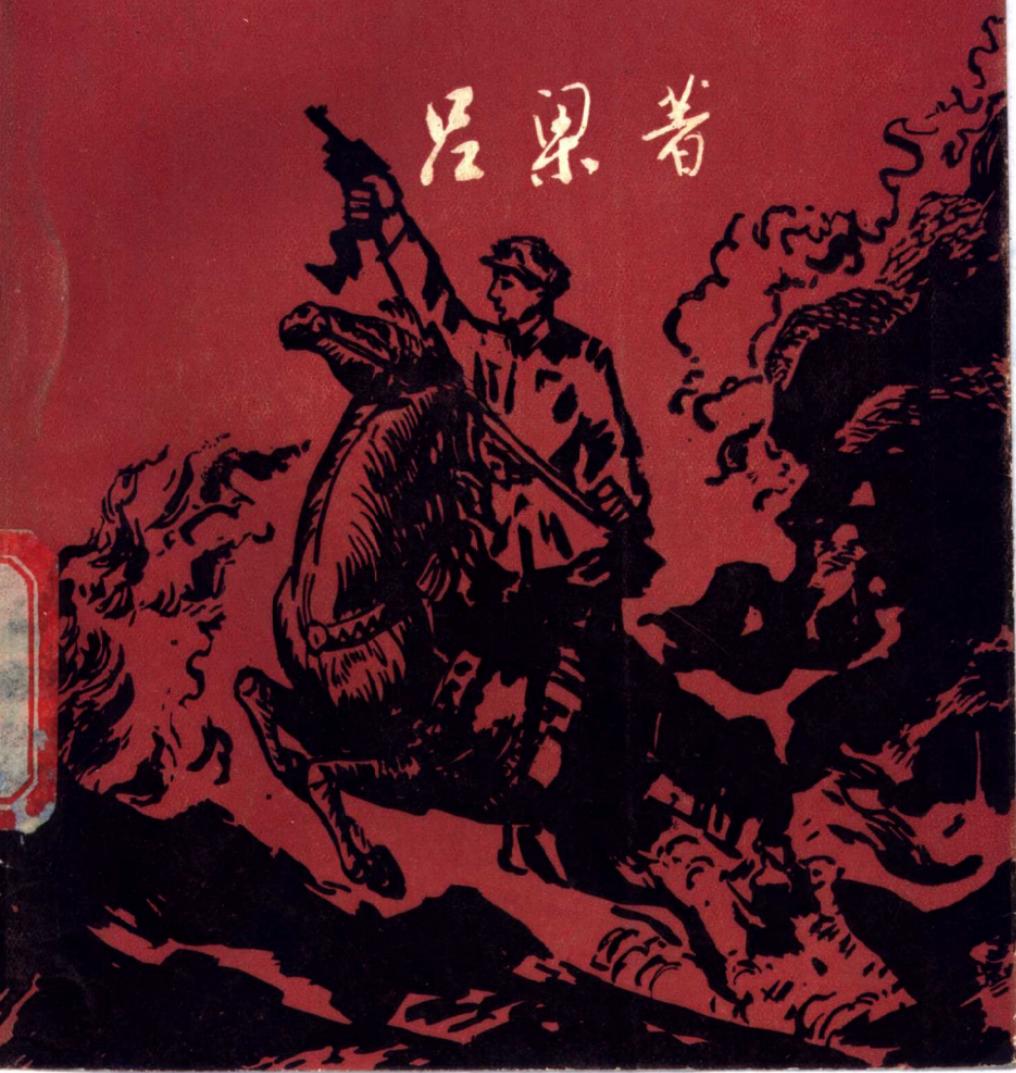
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# 虎将传奇

吕累著



福州大學圖  
書館藏書印

呂梁著

虎將傳奇

廣西人民出版社

# 虎 将 传 奇

吕 梁 著



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宁市河堤路14号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教育印刷厂印刷

\*

开本787×1092 1/32 9.625印张 插页2 212千字

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 1—10,350册

书号: 10113·448 定价: 1.70元

ISBN 7-219-00243-2

I · 62

## 内 容 简 介

这部描写红军高级将领李明瑞戎马一生为人民的长篇传奇文学，是一本革命传统教育的通俗读物。

李将军是一位叱咤风云而充满传奇色彩的革命英烈，他乱世习武，拳术刀法超群，早年投笔从戎，在反对旧军阀的战争中，智勇双全，屡建奇功，赢得北伐虎将的称誉。他在大革命失败后，毅然投入人民革命斗争的壮丽行列；在我党中央代表邓小平同志等人的帮助下，参加组织百色起义、龙州起义，协助创建红七军、红八军，成为红军的高级将领，任红七军、红八军的总指挥；他率部千里长征上江西，身经百战，历尽艰险，却不幸在肃反扩大化中遭左倾路线的迫害致死，令人痛心和沉思。

本书以丰富的史实、斗智斗勇的故事情节和朴实简练的文笔，真实地记述了李明瑞同志忧国忧民的一生，追求光明的一生，英勇善战的一生；再现了我国现代战争史上一幅幅悲壮的刀光剑影的广阔场面，以及诸多历史人物的重重色调；全书以传带史，亦史亦传，节奏紧凑，文情畅达，高潮迭起，引人入胜。

纪念李明瑞、韦拔群等同志，百色  
起义的革命先烈，永垂不朽！

邓小平

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日

## 目 次

第一章	<b>弄虎儿</b> .....	( 1 )
第二章	<b>乱世习武</b> .....	( 15 )
第三章	<b>春秋无义战</b> .....	( 34 )
第四章	<b>北伐路上</b> .....	( 56 )
第五章	<b>一将功成天下扬</b> .....	( 71 )
第六章	<b>彷徨</b> .....	( 83 )
第七章	<b>武汉倒戈</b> .....	( 102 )
第八章	<b>万里滔滔不了情</b> .....	( 119 )
第九章	<b>初识邓斌</b> .....	( 138 )
第十章	<b>穷途非末路</b> .....	( 156 )
第十一章	<b>板荡见真诚</b> .....	( 168 )
第十二章	<b>风云左右江</b> .....	( 175 )
第十三章	<b>师出隆安</b> .....	( 189 )
第十四章	<b>游山虎戏黔驴</b> .....	( 197 )
第十五章	<b>三炮克百色</b> .....	( 211 )
第十六章	<b>饮马右江</b> .....	( 223 )
第十七章	<b>大战小诸葛</b> .....	( 240 )
第十八章	<b>铁流千里</b> .....	( 255 )
第十九章	<b>百川归大海</b> .....	( 273 )
第二十章	<b>虎星之殒</b> .....	( 283 )
附 录	<b>戎马倥偬中的英雄形象</b> .....	( 300 )

# 第一章 弄虎儿

“古道鬼门关，十人去，九不还。”

——桂东南民谚

鬼门关南行一百六十华里处，叫青湾，是桂东南有名的北流南山虎出没频繁的虎乡。连绵的勾漏山延伸到这里，青山叠嶂，红土岗上，青松密布，赤竹如云。风过处，掀起阵阵松涛，簌簌竹响，陪着稀少的行人，益显得寂寞幽深。每当日落后，那一只只斑斓白额猛虎，相继而出，虎啸声震荡山谷，“嗷呜——”“嗷呜——”，“嗷呜！”十分吓人。这些猛虎日伏夜游，打一个转就二三十里，噬食人畜，相当凶残。民国初年军阀割据时，猛虎和军阀，都是人间大害。

一天晌午，从岭垌乡石梯口俞家祠走出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。他脸庞清秀，五官端正，有几分象女孩子。肤色微黄带黑，胳膊双腿结实匀称。穿一身洗得发白的家织苎麻衫裤，布鞋破旧到露出了脚姆指。刚剪了辫子不久的短发，象漆黑的钢针，硬刷刷的。他快步走过山坳，向平旦村方向走去。

这时，正是军粮果稔子熟透的农历中元节。农村习俗说，这一天所有的“鬼魂”都回家就食，野“鬼”无家可归，便遍山遍野觅食，谓之“鬼节”。这少年不信鬼神，清早就独自从寄居多年的舅父家返回自己家，穿过几十里的荒山野岭，走过五、六里长的恶虎径。

迎面来了七、八个打虎猎手，都是粗壮的中青年汉子，有的扛长矛，有的背鸟枪，也有持砍柴勾刀的。一个个光着上身，只穿及膝的麻裤，**麻耳草鞋**，个个是黄黑脸，肌肉丰隆，看得出是有点武功的，要不，怎能打猛虎呢？那少年一见为首扛长矛的中年人，便恭恭敬敬地抱拳行礼：“师父！”

师父诧异地问：“阿妹哥，你一个人过恶虎径，碰上大虫你跑得了？”

“师父，你不是说大虫不吃孤寒肉吗？我若碰上大虫，打不过它，就上树，拉尿浇它，大虫怕水淋，更怕火！”叫阿妹哥的少年从口袋拿出一盒火柴，摇了两下，接着说：“我不会烧一束柴草掷去烧它吗？”

“好大的胆子！尽说些小孩子家闹着玩的主意，我问你，要是饿虎从后边悄悄走来，一纵身攫住你怎么办？”

“师父，跟大虫拼命，可以发你秘传的‘五雷掌’了吧，我一次也没试过呢。”

“哼，五雷掌，你中了白虎爪还能发功？”师父矮矮挫挫，连鬓胡络，他就是上里八乡有名的武功高手五雷掌吕九师。因为几代人都带狗猎山，很会相狗，狗师出了名，人们叫惯了“九师”，谁也不知道他的宝号。他有几十名徒弟，光绪年间开始打虎，至今家里就有三十多张老虎皮，还专门制虎骨酒，远销广东下四府和广西玉林五属、南宁、龙州、百色。因为他打虎除害，不伤人畜，人缘极好，在地方上颇有名气。北流县知事请他出山任四大哨长，他婉言谢绝；容县、玉林、陆川的大财主请他去做护卫教头，年薪一千两银子，他也不去。除了打虎，还教徒弟练武。阿妹哥就是他四年前收的最小的门徒。

吕九师说：“你在这里等着，等够三个人才结伴过恶虎

径，听到没有？”

“是！师父。”这少年忽然抓抓头又问：“要是结不了伴，那我？”

“回你舅父俞壁阶家里去。当心七月十四鬼节，别给大虫吃掉，又多一个小鬼！”

师父一行人走后，阿妹哥就在径口荒废了的茶亭木条凳上坐下来。少年心性急燥，不到半个时辰，肚里叽哩咕噜响了，眼看日头已偏头顶，他蓦地想起翻过黄茅岭，抄近路，可以少走七、八里路回到平旦村老家。既绕过恶虎径，又能早点儿回家，妈妈一定是早早杀了鸭，倚在门边等我回去再下锅呢！早些年教过私塾的父亲，近几年在家耕田、放牛，平时就爱打鱼捞虾，今天说不定会捉几条鱼，做盘甜酸鱼，煎一盘鱼块。自己从六岁起便到舅父家读书，和表哥作柏、表弟作豫一起过日子，比亲兄弟还亲密，只有过年过节才回家去过一两天。前些日子，考上了北流县高等小学，该回家去多玩几天。就要到县城读书了，回平旦村的日子更少了。

他想得高兴，拔脚便走上通黄茅岭的山径，不到一个钟头，他走到了茅草如剑丛插天的山边。冷不防听到一阵奇怪的鼾声，“唔——哈——”，象拉破风箱，又象大肥猪鼾睡打呼噜。他一怔，举目循声一瞧，我的妈呀！一只七八尺长的黄斑虎正在路旁一棵大樟树下熟睡，四脚交叉挺着，毛茸茸的粗大尾巴一动也不动。

阿妹哥看见过几十丈地外的猛虎，也见过师父他们打死的老虎。可这眼皮底下的活老虎，倒是头一遭见到的。

他第一个念头是快走，不要惊醒这凶恶的猛兽，跑步回家去。可是，一想起师父常说的：“见蛇不打三分罪，见虎不打七分罪。”五雷掌的徒弟就怕一只睡着了的老虎？定神一

看，老虎口角流涎，旁边有一个血淋淋的狗头和一截狗尾巴。这家伙显然是吃饱后睡大觉，吃下一只狗，老虎会象喝足酒一样醉了的，一醉大半天，这是师父说过的。咳！何不把它四脚捆绑起来？

这小哥胆子陡壮起来，摸出一把牛角柄的小刀，快捷利索地割取路边的藤条，这些藤坚韧而柔软，小哥把一段段藤连结得紧紧的，用脚踩住一头，尽力往上拉，又瞥了老虎一眼，只见几只大山蚊叮它的鼻子，兀自昏睡不醒，不禁心里高兴。

他蹑手蹑脚走到老虎跟前，正要捆绑那两只后脚，一阵山风吹来，老虎似有所感，伸了个懒腰，双脚一挺，把小哥吓得一跳。老虎的后脚蹄爪离樟树大约有一尺多，他想，要是能把它双腿跟樟树拴紧，它就动不了啦！

几只黑山蚊叮住虎卵，老虎痒了还是什么的，竟往树根挪动了一下身子。小哥心生一计，蹲下来，伸手给老虎抓痒。哟哟，老虎感觉舒服得不得了，有人给它赶蚊，按摩，它情不自禁的把身躯往后挪。小哥一停手，它又挪一挪，再摸它几下，这大畜生竟把两条后腿伸到樟树根下，一前一后两腿叉住了樟树。

小哥喜出望外，用藤条把老虎两只后腿捆了又捆。再拴住两只蹄爪，把藤条缠上大树四、五匝，打了个死结。他骂了一句：“丢那妈你还跑得了？”

他刚把老虎的两只前腿捆住，冷不防它“嗷呜——”一声大吼，挣扎起来。猛抬起头，睁开吊睛的三角眼，抽搐着大鼻头，张开血盆大嘴巴，露出尖利的剑牙，前脚一挣，小哥正好把活结抽紧，把它双脚捆在一起，急忙把藤条连结到樟树上，嘿，四脚捆绑完毕！

被捆住的老虎咆哮着，挣扎着。小哥拍手跳跃叫：“捆住老虎啦！捆住老虎啦！”一藤可吊千斤，几条长藤更是得力，老虎翻滚几下，还是挣不脱，只能嗷嗷吼叫，光是张牙，不能舞爪。

小哥怕老虎挣扎久了会脱绑逃去，想用石头砸，瞧瞧附近却没有半块石头。他从十岁起跟吕九师学武功，先学南拳气功三套，再练南拳，师父的“五雷掌”只授给掌门徒和最小的徒弟。小哥三天学会，但气力不足，练习了半年，也还没有用过。此时面对猛虎，他发功运气，自觉右掌生风，一个马步，对准虎头发招，“咳！”的一声，十三、四岁的少年，竟能发出强劲的掌风，只听得老虎闷叫一声，两眼紧闭，迷糊过去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小哥一个箭步扑到虎头边，两指一插一抠，竟把右边虎眼挖了出来，再抠去左眼，老虎负痛呻吟了几声，躺在树根下喘大气，再也不挣扎了。

循着虎踪和狗血迹赶来的吕九师他们，看到四五百斤的斑斓大老虎，居然被最小的徒儿弄翻，捆绑严实，还挖出两只虎眼，不禁大声欢叫：

“李明瑞！要得！”

“阿妹哥真厉害！”

原来这小哥正是李明瑞。师父说：“我们打虎队，平均两年打三只虎。你是读书的，能够赤手空拳弄倒一只大虫，这武功还蛮使得！”

李明瑞讲真话：“徒儿不敢说慌，这是一只熟睡的老虎，徒儿先捆绑住它，才发五雷掌打昏它，再挖去双眼的。”

吕九师哈哈大笑道：“原来是七分用智，三分用拳头！”忽然，那昏过去的老虎醒了过来，负痛挣扎，果然把

藤条挣断，翻过身来，拼命地吼叫，循声扑向吕九师。

李明瑞怕老虎伤了师父，乘势拖住那竖起来乱转的虎尾，用力一拉，岂料力气太小，竟被虎尾一剪，一个趔趄倒在地上，跌得好痛。

师父毕竟是杀虎三十多只的师父，他用锋利的长矛对准瞎大虫的上腭猛刺，全身力气把持住粗大坚实的矛柄，把带有铁尖的一头按在地上，凌空扑下的老虎被他撑着顶住了。

“开枪！”师父喝声未落，身后两个徒弟一左一右，举起“大唿公”粉枪，“嗤！”“嗤！”两声巨响，烟团中火星迸发，击中老虎的天灵盖两边太阳穴。吕九师把矛头一掀，老虎倒地，立即毙命。

小哥李明瑞看见矛柄入地一尺，垂死的老虎猛扑的力量都落在地上了。

众人把死虎再绑了四蹄，用师父的长矛作主杠，再加两条横杠，四个人抬着大老虎下山。师父才告诉李明瑞：“你发掌打中它的两眼中间，只能震晕它，并未致命，若不是已挖去双眼，它拼死相搏时，恐怕你得与它同归于尽。要记住，不要正面打它，应该侧面击它的耳朵和眼睛之间的脑门。”

李明瑞用力过度，浑身汗湿衣衫，双膝还微微发抖，他知道这也叫发“老虎寒”，刚才不怕，事后惊觉其险，骇然冒了汗。师父指出他的功力未强，没有击中要害，使他省悟自己的功底还差，更无临战经验，惭愧！

他回到平旦村已是下午四、五点钟了。李家是从朱砂村迁过来的，那时，李明瑞才四岁。因家道破落，父母亲搬家到平旦村来耕祖赏田。只有一厅四房的泥砖瓦屋，小天井两边是厨房、牛栏、柴房、厕所；一道矮墙围起小院，当中

是竹扉，真正是贫寒的破落人家了。

母亲俞庭煌长得苗条俊秀，李明瑞酷象母亲。当地生下男孩，如果算命先生说难养，便叫“阿妹”，所以李明瑞从小就叫做“阿妹哥”，村里人都说：“这眉目清秀的孩子长大了定是个文人，说不定比祖先李绍昉还要强。”

明瑞回到家，妈妈听说他考上县高等小学，欢喜地说：“家里虽穷，有舅父他们帮助，你有本事就上大学堂，族间也会赞助你的。”父亲放牛回来了，这位教过私塾的李云东先生如今还是半耕半读，回到家里便念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，三十多岁了，连个秀才也没考上，还是老童生。人挺老实、和气，他把手里一本族谱递给儿子：“你还没有读过族谱，喏，念念先人绍昉公的行状吧！你要是能学到他十分之一的学问，也就不会穷了。”

李明瑞接过朱红封面、石印的族谱，按照父亲指点，小声念道：“绍昉，字东阳，号晓园。其先由茂名迁北流下二里。绍昉天资聪敏，嗜学异常，博极群书，兼工楷书，童试辄冠军。嘉庆庚午中副车。癸酉举于乡，己卯成进士，保和殿覆试一等一名。选庶常授职编修，充国史馆纂修。本衙门撰文馆中巨制多出其手。寻以丁忧归里，倡建宝塔于邑之东关，文藻诗社，极一时之盛事。起复候补河南道监察御史，寻转掌浙江道、云南道御史……八省漕粮事务充磨勘官……随升兵部给事中、工部给事中、吏部掌印给事中。任浙江宁波台兵备道，到任剔弊起衰，卓有政声。期满遂赋归来，嗣以稽查银库故，奉旨摊赔，倾囊典衣以偿，得蒙豁免，开复，年五十九，卒于桂林省垣。”

李明瑞在俞家祠读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，虽不精通，却也熟读强记，懂得绍昉公是西历

1810年的进士，奇怪的是“一等一名”并不是“状元郎”，只做国史馆大笔手，放地方官不过是相当省的检察专员，回京任给事中，大概相当个处长，并非升官。最后做了浙江宁波的军事首脑，相当个“藩台”，或民国初年的“镇守使”。却被清朝诬陷为“库银短缺可疑”，卖光行囊衣物赔退库银，空着两手回到桂林，潦倒终生。李明瑞惨淡地笑了一笑。

父亲问他：“你觉得绍昉公道德文章如何？值得我们做子孙的学习吗？”

李明瑞恭恭敬敬地回答：“绍昉公辞世已一百多年了，后人都传说他‘才压三江’，是李姓的‘文胆’。可惜才高八斗，学富五车，到头来两袖清风，穷、老、病死在桂林。在权奸当道的社会是做不了清官的。我愿学先人的文章道德，却不想做有功无赏、反受陷害的奴才。”

“放肆！你敢骂祖宗是奴才？你就是蠢才！”父亲发怒了。

“我不是说绍昉公才气大吗，怎敢讥讽先人呢。我是说读书为救国救民，不是为了当官做奴才。”小书生说。

父亲叹了一口气，吸着旱烟，半晌才说：“你到舅父家读书八年，依我看只学到一个‘狂’字。如今科举已废，你考上县高小，就算童子试合格。侥幸得了个第一名，可见人才平庸，读过几年私塾的，就可以考头名。新学堂好坏我不懂，可是我们朱砂地文胆公后代，是不能给先人丢脸的。你自爱便是。听说玉林五属办起了中学堂，那就算乡试，我要你乡试第一，到省城考试还要第一！要不，就不算‘文胆’的子孙。”

父亲严厉得很，望子成龙，其实他心里高兴，儿子童子

试得第一，当年李绍昉也是童试冠军呵！

一家人欢欢喜喜吃晚饭，果然是嫩姜炒田鸭，还有父亲做的甜酸鱼。水碓米虽然糙一些，十四岁的李明瑞却吃上三碗热腾腾的过节饭。平常家里一天三顿，早上、中午是粥，夜饭才半粥半饭，即使年景好，也得省着吃，已经比“半年糠菜半年粮”的贫苦农家要强多了。李明瑞的几个弟弟还小，父母都钟爱这聪明的阿妹哥，母亲频频给他挟菜，就算奖赏他考上县高小，希望他也成“文胆”哩！

屋外有人大声叫：“阿妹哥！阿妹哥！给你送老虎肉来啦！”进来的是打虎队的快刀手，劈荒开路的傻大个，他提着一块象牛肉又粗糙些的虎肉，走进堂屋，合家大小一看，全都惊奇得很。

傻大个说：“师父吩咐，今天打虎，阿妹哥立第一功，分十斤上好的，不，老虎屁股边的大腿肉，虎元蹄。”

李明瑞只是笑，回家来没有透露半句摸老虎卵的事。傻大个眉飞色舞地说了一番，加油添醋：“阿妹哥一个‘五雷掌’，打得老虎碎了天灵盖。一个‘二龙抢珠’，扣出两只虎睛。嘻，开头，阿妹哥还给老虎抓痒呢！”

母亲被吓得揪住儿子耳朵嚷：“你这个贼胆！谁叫你去跟大虫寻开心？”李明瑞讷讷回答：“是个醉了的大虫。”

父亲却因呷了两杯米双酒，满脸潮红，双手挥动说：“大吉利市！七月十四，神推鬼使，李广始祖保佑，阿妹哥才能打死大虫。我家出了十四岁的武松还不好么？快炖老虎肉，请族老们来，再打三斤烧酒，饮！”

李明瑞在家只住了两个晚上，便禀告父母，要到县城去上学了。母亲说：“舅父也要搬家离开岭垌，到县城的太史第居住，你在学堂食宿不便的话，也到舅父家去。作柏表

哥、作豫表弟会照顾你的。我只望你好好读书，不要玩刀枪拳棒。”父亲说：“现在兴子弹枪了，武功再强，最多能肉搏占点便宜，子弹一飞就几十丈内穿心过肺，什么飞剑奇侠呀，点穴呀，暗器呀，神掌呀，都敌不过子弹头，更顶不住大炮轰隆。你这小子还是学文的好，‘书中自有颜如玉，书中自有黄金屋’，这是我们诗书之家的老话，抓官印总比拿刀枪去搏命好吧？”

李明瑞一一记住啦！他懂得父母指望自己读书做官，光宗耀祖。但是，父母是同治、光绪皇帝的百姓，想的是“天、地、君、亲、师”，信的是“福、禄、寿”。世道变了！皇帝倒台了！龙旗变成五色共和旗，省里的巡抚改叫督军，书院变学堂了。只有穷乡的贫富没变，还是一家欢喜百家愁。在李明瑞少小的心灵里，读书做官是无用的。朱砂地风水再好，李绍昉得的不过一时的虚名，子孙穷到挨饥受冻住破房，当官有什么用？

他跟小商贩们作伴，足足走了两天，才到北流县城。这县城靠着圭江，江水发源在县南的大山区，道道山溪汇成往北流的大河，所以就叫北流县。这圭江流经容县、藤县入西江。李明瑞瞻仰了圭江边的景苏亭，宋代大文学家苏东坡被贬海南岛，往返都经过北流。有词：“天涯已惯逢人日，归路欣过鬼门。”古迹更多的是城东北面十里的勾漏洞，是李明瑞度星期天和假日的去处。洞在勾漏山脉主峰下，圭江从洞南流过。晋朝的勾漏县治就在洞前。东晋药物学家葛洪做勾漏令，在洞中炼丹砂成功，才归隐西湖葛岭。勾漏洞有宝圭、白沙、玉阙、桃源四个洞相连。李明瑞和同学们打火把进去过一次，只见里面石钟乳非常丰富，巧景天成，有莲台、石柱、蘑菇云，百兽栩栩如生。道家把勾漏列为全国的

第二十二洞天。李明瑞最喜欢看洞壁的诗刻，有宋、元、明、清的纪游诗，一百多首，书法也俊。尤其是唐代名将李靖的《上西岳书》碑文，把西岳大王骂得淋漓尽致。他佩服李靖不畏鬼神的气概。

李明瑞也到玉林、北流接界的鬼门关去游览，古人的诗把这隘口当作生死关头：“鬼门关，鬼门关，十人去，九不还！”“虔州知何处？生度鬼门关。”李明瑞这天是同表弟俞作豫作伴来玩的。十岁的作豫顽皮得很，一口气跑到凿有“鬼门关”三个魏碑体大字的石壁下，拉了一泡尿，哈哈大笑，说：“表哥，这关名起得吓死人，没有什么鸟了不起！我一泡尿就射到玉林州地啦，古时人干吗这样怕它呢？”

李明瑞四顾这古老关隘的形势，两边山头只有几十丈高，草蔓丛生，灰黑色的怪石挺立，有几丈高的石林，更多的是象野猪群的石灰石。汉朝大将马援当年出兵越南，就是经这里迂迴到合浦、防城、越北去的。鬼门关前有马援的驻马坡，是汉军的行营。想当年，伏波将军马援顶盔披甲，横刀立马鬼门关下，是何等气概呢！听老人传说，唐、宋以来，这里曾依山筑了两道城墙，是有关口的。明朝二百多年间，广西瑶民起义不断发生，明军几次大举进剿，杀人无数，这鬼门关也被毁了。这里距离瑶民起义的中心大藤峡不到两百里，瑶民义军攻占梧州、桂南各县和广东高州时，这鬼门关是个要隘，多次发生过激战的。眼下城墙崩塌了，关口只有墙基遗存，只有古怪的山石供后人吊古战场，文章何处哭西风？李明瑞翻阅过北流县志，清代这个县的防兵仅有七十五名：驻城千总一员，目兵二十二名；六靖汛外委一员，目兵十一名；善径汛目兵二十一名；看守鬼门关的仅有两名守兵，只算放个哨罢了。太平天国革命期间，信宜的首领凌十